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六十至六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釆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喬元賦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

明　賀復徵　編

記一 考工

吳訥曰金石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西山云記以善敘事為主禹貢顧命乃記之祖後人作記未免雜以議論后山亦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竊嘗考之記之名始于戴記學記等篇記之文文選

弗載後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游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于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則議論之詞多矣迨至歐蘇而下始尚有以議論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

學篇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為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也學者以是求之則必有以得之矣　復徵曰記如絲之有紀謂編事寔以備遺忘也按記有序事有兼雜議論今列為二體外有排體韻文體律體托物寓意體皆為别體又有墓碑記墳記塔記則皆附于墓誌之條兹不復列

復徵曰考工記一書獨造單行象形制物莫可端倪

郭羙命云周漢而上工絶技而文絶調記之所考吾能徵之矣洵然今錄其多半為作記之祖

考工記自首至周人上輿皆記者之本文也凡六條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

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與讀預埶勢同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飭音勑辨皮莧反長上聲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粵古越鎛音博下倣此函音含廬音盧夫音扶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

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知去聲鑠鑠同音朔橘踰淮而北為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橘音菊枳音只鸜音渠鵒音浴貉音鶴汶史記云與㬵同謂汶江也陸氏誤音問舊註因釋云魯地非也粤古越妢音墳笴音感上聲泐音勒

釋音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

輿

論車凡二條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

之數秘音秘兵媚反迆音以殳音殊尚朱反酋音囚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樸音卜屬音燭戚音慼庳音甲阤音鮀唐何反乘去聲軹音紙轐音卜

輪人　凡十三條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轂音谷輻音福牙讀訝音亞下倣此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古視後倣此幎音

覓迆音以圍即俗圓後倣此挈音削肉稱並去聲眼音懇幬音稠　眂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綆音梗蚤爪同菑音廁齵音愚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稹音整藃音耗柞音責摯音業與後摯不同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防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

為軓參三同後倣此詘音屈防音勸捎音消轂素口反去上聲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數音朔幬音稠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鑿音造曹報反後倣此扤音兀故竑其輻廣以為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竑音宏殺去聲溓音沾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骹圍揉

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敫音皎揉音柔上聲後倣此槷音孽　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綆音梗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杼音杵直呂反摶音團甐音吝　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挫牙卧反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

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矩同縣古懸

輿人 凡三條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稱去聲隧音遂較音角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

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轛音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棧車欲弇飾車欲侈縣古懸弇音揜

輈人凡七條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軌前

十尺而策半之（輈音舟深去聲下同嬍美同軓軋同音犯上聲與前軌異）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孫讀遜）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

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摯音至與前摯不同阤音跎邸音底緧音秋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頎音懇與音殄楗蹇同契詰結反音挈需舊音奴亂反即煗去聲也朱氏音須昭按鮑人之需弓人之需皆與軟同則此亦當作軟且與義叶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

一取馬良輈環瀹自伏兔不至軏七寸軏中有瀹謂之國輈瀹音醮又子削反軏音犯上聲

冶氏 凡一條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巳倨則不入巳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鋌音挺垸音丸倨音據句讀鉤音溝鋝音劣

桃氏凡二條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臘音蠟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鋝音劣

鳧氏凡六條

鳧氏為鍾鳧音扶鍾本宜鐘周禮全經皆作鍾今從之兩欒謂之銑銑間

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欒音鸞銑音鮮上聲于平聲鉦音征縣古懸旋去聲後倣此攠音靡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圜參分其圜去一以為衡圜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

之所由興有說（弇音掩　說如字）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柞即笮　音責）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

函人（凡四條）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屬音燭諸本音注然荀子衣三屬之甲音入聲）

則與相連屬之義合也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重上聲鍛音斷摯音至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眡古視字空音孔惌音宛櫜音高齘音介　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鮑人凡二條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荼音徒摶音團迆音以著入聲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帴也卷而摶之而不迆則

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澣音緩腥音渥乙角反需軟同信讀伸帴音剪甐音吝

畫繢 凡二條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繢繪同音潰黼音府黻音弗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

水以龍鳥獸虵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圖即俗圖虵蛇同

慌氏凡一條

慌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湅帛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慌音芒舊本作慌誤蓋慌為巾幕之屬也湅音練涚音稅

漚音歐去聲暴曝同㴋音練溋當作涅蜃音純盈音祿

矢人凡三條

矢人為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為之羽深鍭音侯茀音弗殺矢之殺入聲殺其之殺音晒笴即幹音幹上聲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

之重三垸（夾音甲比去聲鋌音挺垸音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彊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俛音俯紆音迂殺去聲趮音躁眡視同稱相並去聲摶音團）

梓人（凡九條）

梓人為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

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筍音笋虡音舉𣎴裸同紆音迂脰音豆注音咒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豆若是者謂之𣎴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豆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

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弇音衍豆即脰喙音毳又音吮吻音泯又音刎數舊音促䀹按正韻音促容也密目殊無謂又音朔疾也頻也屢也當音朔之為是頎音慳摶音團）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

鳴矣攫音脚䂶舊音色界反即殺去聲昭按正韻削也滅也衰小也與牙不侔又入聲音生殺之殺牙利則能殺物當音殺入聲蓉箠下從口一本下從石音噬昭按正韻無此字皆臆度之音然噬從口在旁此蓉亦當從口在下方與噬同音義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寔不盡梓師罷之觚音孤鄉音向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个音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個縜音云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彊飲彊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醢音海女汝同詒貽同

盧人凡五條

盧人為盧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柲音秘殳音殊酋音囚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

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皷兵同彊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彊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句音句彈音旦蜎音袁椑音皮摶音團皷擊同校音狡傅音附　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

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眡視同蜎音灸灸音救

匠人凡十二條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縣古懸槷臬同景雖古影字此寔音頸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涂塗同軌音癸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牕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盛音成重平聲度音鐸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

五个應門二徹三个涂塗同扃音絅撮口音平聲个箇同内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嬪音貧上分平聲下分去聲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涂塗同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 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洫呼滅反耜音似耦音藕

甽畎同音犬　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埶勢同防音勒屬音注孫遜同梢音消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奠讀停折之設反句音溝埶勢同漱音軟　凡為防廣

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綱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綱殺同音晒大汲之大音泰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葺音戚囷音縢窌窖同涂塗同

車人凡四條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

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輮音柔）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綆音餅）　凡為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徹轍同　鬲音隔）

弓人凡二十二條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檍音意檿音掩相去聲鄉音向析音昔埶勢同菑音

忩栗音列　凡相角秋䋍者厚春䋍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𦚔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𦚔而不休於氣是故胞胞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相去聲䋍殺同入聲紾音殄昔錯同入聲疢音襯𦚔腦同休煦同埶勢同畏古隈胞音翠即俗脆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凡相

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昔紾音見上摶音團餌音耳上聲昵音尼入聲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剽音票　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

不流氷析濶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奠音定析音昔濶音醮二則合之合倶當作洽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彊彊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荼當作舒幨音詹帤音奴下同一本作帤音如需輭同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

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挍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敕音促摯音至需軟同恒音亘去聲中從月非從日挍音絞紲音屑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挍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茭音爻上聲解去聲剽音票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撟矯同孰熟同贏音盈燂即燖音尋鬻煮同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柔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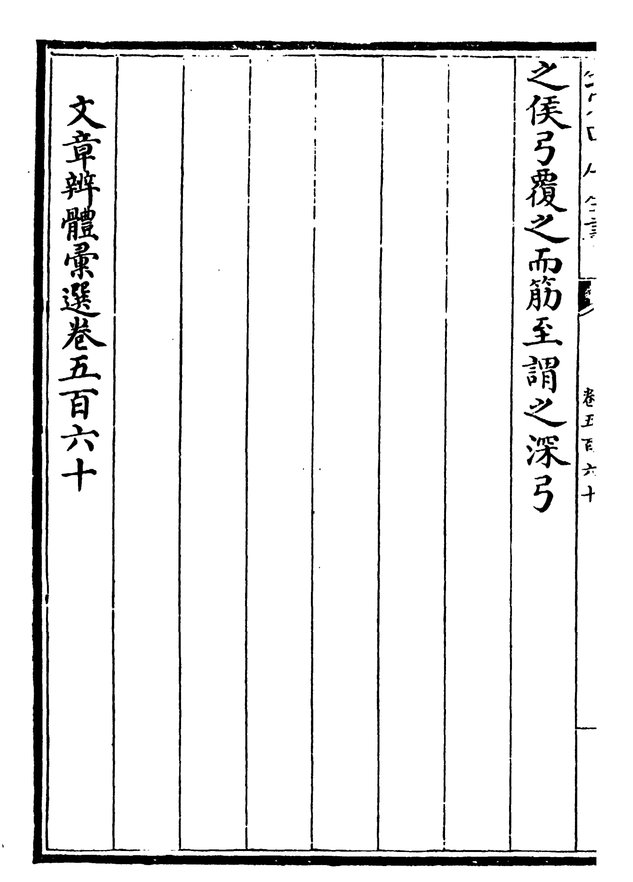
在外動者在内雖善於外必動於内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　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為柎而發必動於𦁤弓而羽𦁤末應將發柎音附畏隈同敝蔽同宛音碗上聲𦁤音晒羽扈同音戶　弓有六材焉維幹彊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堂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參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

三侔膠三鋝絲三邸㯃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為天子之弓合

參三同烓音振除庚反有參之有陸氏云當作又鋝音劣邸音池斞音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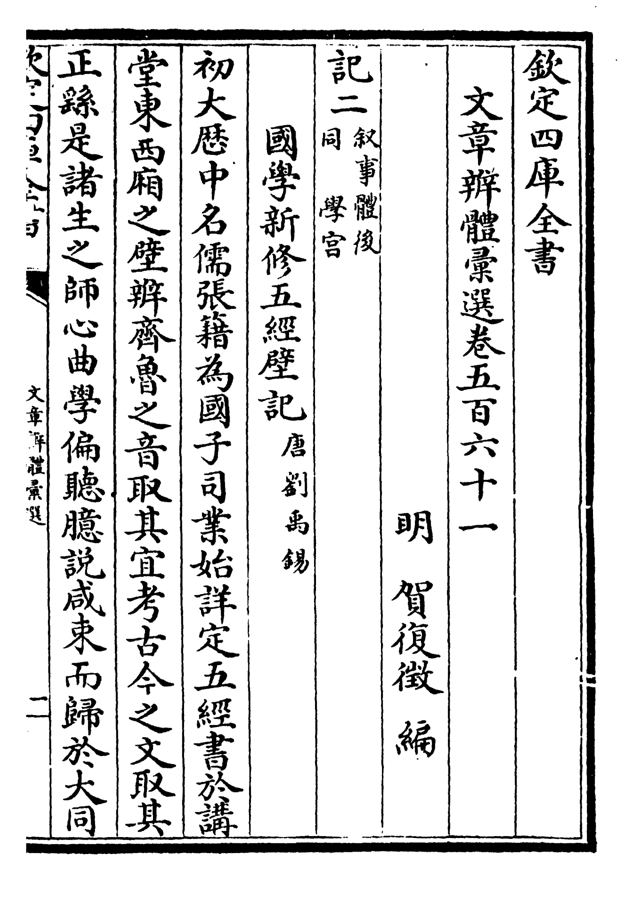
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

為之危矢（荼當作舒埶勢同）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中去聲愿音願）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庾庾音）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和弓毄摩（灂音醮又子削反蕡音焚斥尺同蠖烏郭反毄古擊）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



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六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記二 叙事體後
同 學宮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唐 劉禹錫

初大歷中名儒張籍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講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緜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

揭揭髙懸積六十載崩剝汚皴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𩈪寔尸之愽士公肅寔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軾遂以羡羸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髙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闗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中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讐校既精白黒彬班瞭然飛動

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曁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詠以時切切祈祈不遨不嬉庶乎道人來釆我詩時余為禮部郎凡聱宗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吉州學記　宋歐陽修

慶歷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

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于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為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

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
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
遊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
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
贊揚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
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
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
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今州縣之吏

不得久其職而躬親其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
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怠
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
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
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
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
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
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咏

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吴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吴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吏入政學始大成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至是富公始與吴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貺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

泮池構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楝三架霤八楯三百八十有四二户六牖梯衡楶棁圬墁陶甓稱是祈於久故奧而不庳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黄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説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故其習之也易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或

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覲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太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策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舍此而安適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刋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袁州學記　李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弦誦聲倡而不和教泥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濶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州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迺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

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稔於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云耳孝武乗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

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美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

豐潤縣儒學射圃記

明 崔銑

史銑曰吾嘗學射禮焉其進退也揖其執弓矢也審其處勝負也讓傳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君子之於

天下也必中節而後可以成德必力行而後有功故先王隨事而為之節文折其傲與惰之氣而養其敬習之而性成而德立矣豐潤甯生官來言曰豐潤儒學故有射圃焉縱步之七十丈横十有三丈成化中射堂暨垣毁鄰有武人盜其地為居弘治中諸生議復之無能治武人者甲戌秋董御史按畿内折枉茹强民抑以伸諸生伸前議御史下興州指揮魯清豐潤知縣邢良驗之果寔毁居為圃閲一歲知縣建堂三楹築階樹侯作垣

以衛樹槐以表學之北民亦侵地五畝遂復之必刻石於圃後其庶有鑒哉史銑曰爾諸生知御史暨知縣之志乎存其地將以修禮也修其禮將以育才也是故才莫貴於德禮莫大於射又曰御史山東董建中字商民邢知縣者字宗善汝南人

畧陽縣遷建廟學記

何景明

正德己卯春余董學事由徽州入陜浮白水江下畧陽視其城中畀江水西來衝之多湫流迅湍歆圻崩坼而

學宫正居其卑夏縣書報江溢大水城陷學宫悉沒副使寧波吕君充中時按治關南乃行縣躬詣其地剔視之則堂壇墊爲沮洳殿廡蕩於沙石矣遂集衆謀曰兹地卑甚不可復即復終能免患耶於是使同知何子竒率學宫張誦諸生羅江劉儀等改卜相其利宜圖惟久遠獲地於縣治之北抗敞可宫考兆曰吉僉謨畢諧君乃擇委漢中衛知事金坡治其工又發贖金三百餘付之坡程諸匠作鑿石伐材拓荒闢穢經始於庚辰夏五

月又五越月而卒其役凡爲宫室殿五楹廡東西各八楹戟門三楹櫺星門三楹鄉賢名宦祠各一楹堂三楹齋東西各三楹儀門三楹學門三楹東西號舍各十一楹其餘牲所神厨廪庫咸備右髙爲廟左下爲學崇卑就列矯皆因形榱題約制輪奐飭觀聖靈既妥賢才斯萃惟君思創樂成猷厥終始乃令教諭李崇實狀列其事請紀諸石按志云畧陽地自漢歴唐宋爲沔州隷興元府元始徙州治於鐸水改畧陽爲縣隷之至正十年

縣令李舜臣建學於縣治北國朝改沔州爲縣與畧陽俱隷漢中府洪武四年縣丞葉禮徙學於縣治東北正統十三年大水學宫壞教諭譚志學修之成化四年又大水學宫又壞知縣李鑑修之坡之開此地也拓土得古碑視其記寔李舜臣徙學故地也盖自葉禮改徙之後迄今凡三遭大水而後徙徙地仍復其故云豈非定數哉夫畧陽爲古羌氏之域至文王行江漢之化其風氣已開文命漸被矣矧由數代以及我明立學崇教之

盛則習俗移易其何已乎然百餘年來人物聲名尚非融顯豈以偏處梁雍之間乎亦由屢兵薦沴役煩生鮮而士不得以隆其業也呂君之莅闗南拊循其民簡練其卒厚農薄斂芟寇清刑然後興廢舉墜修學敦教奬官師勵人士以行其政教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余於闗南庶其見之昔文翁興教相如為師蜀之有學蓋肇於此今兹之建是宅阜隆以降湍悍構造維新地復其舊天相人協理臻勢會肆寧厥居是惟永觀

俾爼豆之事表行西南弦誦之音流於漢沔文翁豈專美耶後世必有考畧陽之學究其文物所從來者矣則吕君功德何可以弗著哉

遂昌縣相圃射堂記　湯顯祖

葢令上二十有一年三月望後三日予來遂昌又三日謁先聖廟甚新從學官諸生講堂堂敝其後益庳問所藏書無有問縣隅中或有他學舍為諸生講誦無有也四月朔始克視事發檄有學使者陳公所為書命諸生

射諸生皆對不能云無射堂也按縣治南石梁緣溪而迤有斷垣負牛山故令鍾嘗為若堂者今廢而其旁壽仙人有宮壖蕪甚衍可以相益諸生言如此為之欣然望吉乃授地形於學官於君可成周君思問黃君繼先且以報學使君且營射堂矣請以學租三千錢為端而予為縣官于祿入固無所愛凡訟之獻金矢而不直者賦其材或以輸作會夏五月大雨水諸山之材畢來工作咸集六月堂成迫東坡地而萏其西山有峯遡澗而

逵門其空夕陽也門之中引泉為池池之上除道甚修凡百數十步而垂堂可以馳步射也道左右各廣丈餘而霤若繩為學舍者各十五屬之門其舍容二人合之可坐生徒六十人闇闇如也繚以垣六月苎七月䕶作者若休八月而後克成費百金其右旁武射塲也尉率歲閱兵壯兩肄餘月課捕盜賊射虎尚不中程何以令士射夫士射亦禮射而可耳六藝射於禮樂為近天子之選士祭必射於澤宮卿大夫士歌采蘩采蘋言士有

幽微而可采也予所以爲池將歌蘋蘩而薦士焉非射而已也男子始生爲寓弓矢以射天地四方必先有志於其事勉所以不愧爲男子者噫豈惟射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 佛宇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唐劉禹錫

佛薪盡於乾竺而像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為淨土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為彌勒像者重千鈞睟容端相人天兩足皁氏卒事而他工

未備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赤眉白足入諸天域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財無量緜是鳩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華增喜工麾以肱中樞外胍陰轉陽動歘如地湧岌如山行大匠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蕊龍四垂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於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圯庳皇唐神龍中為水所壞有波那賴邪國僧廣照浮海而至

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塲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崗其經始與克終皆蕃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燮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為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塑像記　段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祗金浴鐵强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鏖撲為法大防也據内典下天處蘊迷盧之半為

忉利尉候北方毗沙門統藥又衆所治水精宫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憍尸迦將破怒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胄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戟蠼迦妻而垂翅撥修羅而東手猶怒折蓮柄狂搜藕絲蓋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北虜感夢而懺悔近于闐聚落西羗覩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衛肹蠁靈應事無虛譯

世不絶書相傳北方天王與赡部有縁謂西域瞿薩國本天王棲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像武宗五年毁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為僧乾立所居乾每謁礬不安旬日方悟遽徙他室昉誓造北方變梁朝謂雕塑像亦為變也請押衙熊輅為導首輅遂與執白籌者郭宣熊師佐等縱史閻伍為説第一施結增上縁獲零㡎貨貝共二十萬輅厚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稜電擊猛焰彗肩蚑蜂搶軒金塗

錯落而爕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夔魖蠱倲覢是不翅孽三尸磔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四四事堂內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抝怒忖留惡覷吁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蕁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之主噫予曾服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于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輅為學性端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悟禪那宗要得總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

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槊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閒居漢上輅為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寘焉

廬山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而為山岳洩而為川瀆然則匡阜之氣一作境其大也一作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採拾

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許臘而瓌行竣節人事難能僕高其人而信宿忘返（一無此十八字）乃（一作及）頤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初（一無此字）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走吾復何齒刹那成之昏旦霜炎之凍灰（一作炙）生落之榮悴去留之沿泝雖云云（一作之非）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故（一本作固）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烟雲生（一作雜）於屐舄風嵐

出一作嵐靄生於襟袖羣形浩擾倣一作併人或作入眸子每至烟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兢上寘寘安一作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邱連駕盈縮造化吐納顥氣絕慙容於垢面遠喧卑於腥一作之臊穢乎何不得然四字一作不得而然者蓋鉤也餌也名為利鉤名為利餌吞鉤食餌手足羈鎖彼安一作焉得跳躍於此乎是知夫禪僧心去桎梏一作大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塞徑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

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時人以師久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也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宋歐陽修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煎鍊調筋柔革

此工之盡力也斤劚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竒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閭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盡用我之有所得於此

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礱而載於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趨為善皆可喜也乃

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蘇轍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月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

僧堂在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
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
山者曰雖兹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
遷使其徒惠遷謁余於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
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勤力
新之完壯邃密盡復其舊願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
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
得完居處得安於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

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築室廬蓄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遷之所以置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於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於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騖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茍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遷之意而以告其來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山

藴轍記

上天竺復庵記　陸游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庵後負白雲峰前直獅子乳竇二峰帶以清溪環以美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為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西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湢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為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其暇日則又作園

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予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趍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況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衆以説法為職業愈老而愈尊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法師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

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然為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天竺之衆不啻敝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為西方之歸則復庵又一敝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國相寺重脩記　明李夢陽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搭斷

而中立有鸛巢其上戞戞鳴按夢華録繁臺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長老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瑜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僧闒教汙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烏鼠穢之往來羊豬寺非若能主矣又國初劃王氣塔七級去其四崩蠹幽窟狐狸魑

魁昏嘯陰啼僧席未暖業逃去而善彬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耶僧廢之耶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之於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古跡茫然蕩然獨斯臺歸然存峙可遊遊者挈醪榼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叩彬之門者斯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户趙越等寔助之湼塑其像設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

古峯者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年餘矣而空同山人爲之記

徹空庵記 沈明臣

徹空者山僧也邵武之光澤縣人年二十餘能持戒行凡六根之賊一切屏棄不用與其徒一二人枯坐於叀山大王峯之巖阿中巖阿故漢張仙垓坐解處福建左方伯龍巖趙公右方伯楓潭萬公高其行檄建陽包丞大中崇安廖丞頤屋之以居二丞受檄戒途往相厥地

偕山人四明沈明臣舉人吳門吳木同視可否相與指點之峯陡峻峭削四面壁立若天柱然為武夷諸峯冠四人呼土人與道士為先導遂杖策往峯之麓稍陂陀可著步至峯腰皆下歛上哆不可登雖間有登者亦樵人收豎學猱猱以度耳土人引至南偏有纍石十數尺石上架梯十數級皆帖壁陡樹絚以藤竹因蟻附攀援而上稍東數武即徹空坐處草團蒲蓮了無長物二丞問所欲為徹空遂詣南偏石壁間㓨開一隙處僅盈尺

許分尺兩崖騰踔而上云有故路逶迤可尋當用梯四
層凡若干級可達峰頂峰頂有昇真觀遺趾礎碶具在
可屋二丞乃捐俸如干緡徵工僦巧取五材以成之峰
在半空中矗立雲表五材不可力致二丞又相與設策
置轆轤飛輓以上肇工於嘉靖丁巳七月旣望不踰月
告成凡爲屋三楹面南欂櫨棖闑居楔皆完雲霞吐吞
窻几間可披可餐萬峯九曲可俯而盡梯如其請皆巨
木堅牢可數歲計屋外有投龍洞垂綆千尺可得泉旁

有天鑑池水澄碧可鏡古樹竒花珍禽瑶草可類視不可名狀峯下南去通止止庵可路闢草成之計如干丈屋成而問名於山人山人曰茲為徹空作也予何名曷名其名况亭亭太虛去天尺五已徹空中耶包丞因作三大字扁之復與廖丞請山人言記之山人言恐不足為諸公重且貽山靈羞竊惟茲峯絶頂自昇真觀廢後不知凡幾百年未嘗有屋之者而屋之今日乃二方伯公耶自魏子騫化後又不知凡幾千百年未嘗有居之

者而居之今日乃一徹空耶是又不能無言因次第書

其歲月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 卷五百六十三至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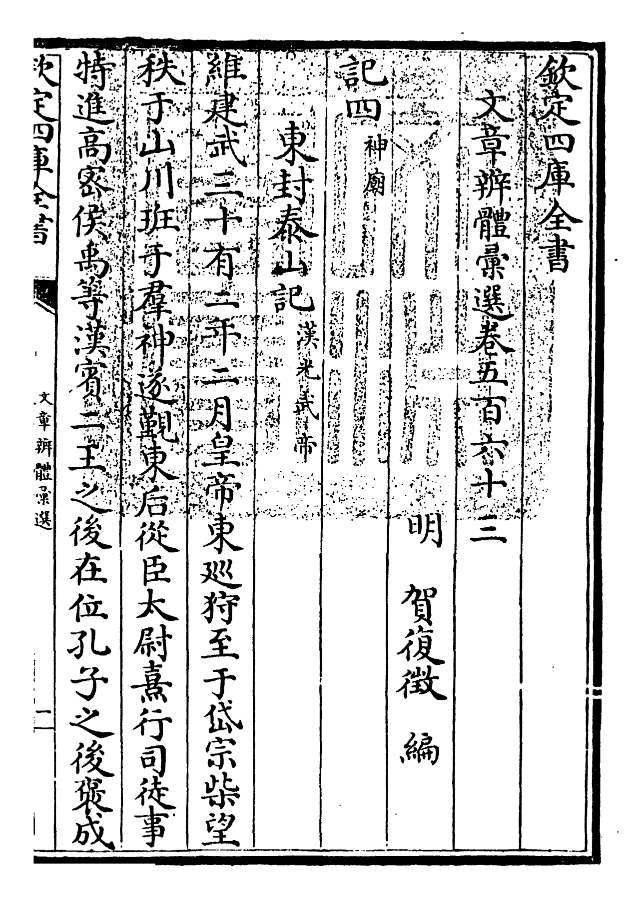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喬元賦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六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 神廟

東封泰山記 漢光武帝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廵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

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氏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簒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烟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

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
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
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
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
元肅恭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
河圖洛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
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
守師士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

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興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黃陵廟記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斂巨石於江中崔巍巑岏列

作三峯平治洚水順導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竪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兹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縉雲縣城隍廟記　唐李陽冰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祈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荅神休云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宋王安石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

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為堂庖廡已又為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記其年時汝為之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於江城之東以溪為隍吾廬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為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為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為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為吏獨其心不須臾去也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

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耶道士之所為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耶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王安石

臨川之州城横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宫歸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户窻牖之間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陛之

髙居深十八分之一楹二十有四門兩夾窻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説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説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佺佺之子表故常與余遊余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余文余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説以動人者道士也余力顧出道士下復何云哉

紫虛觀記

明 劉基

縉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于好溪其南曰少微之

山是為括蒼洞天有觀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竒幽邃甌括之間無以為比自唐宋以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賔皆常來遊而章思廉徐泰定即其觀之道士也皆以羽化去其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盡述也履其地思其人寧不飄然有凌雲之志哉

重脩至德廟記　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況鍾伯律奉璽書擢於蘓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

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父老進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頹圮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不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為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甓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

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廵撫於江南列郡至穢州祗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為江南廵撫使毁吴楚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毁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廵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吴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吴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

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凟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强而失其富强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鬬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則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

為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蘓州之民而已哉